

何延柏 著

托起生命

谨以此书献给英雄的北海救助人员

作家出版社

托起生命

何延柏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托起生命/何延柏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4

ISBN 978-7-5063-5824-8

I. ①托… II. ①何…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59738号

- | | |
|------|---|
| 书 名 | 托起生命 |
| 作 者 | 何延柏 |
| 责任编辑 | 贺 平 |
| 装帧设计 | 西西里 |
| 出版发行 | 作家出版社 |
| 社 址 |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码:100125 |
| 电话传真 | 86-10-65930756(出版发行) |
| | 86-10-65015116(邮购部) |
| | E-mail:zuoja@zuoja.net.cn |
| | http://www.zipkoa.net.cn |
| 印 刷 | 北京市兴城福利印刷厂 |
| 成品尺寸 | 140*210 |
| 字 数 | 100千 |
| 印 张 | 5 |
| 版 次 | 2011年4月第1版 |
| 印 次 | 2011年4月第1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5063-5824-8 |
| 定 价 | 18.00元 |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1951年8月,中国人民打捞公司成立,新中国第一支专业救捞队伍从此诞生。1958年成立了上海打捞工程局,1974年成立了广州、烟台救捞局。1978年交通部正式成立海上救助打捞局,标志着国家加强了对海上救捞工作的统一领导。2003年6月28日,交通部救捞系统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体制改革,实施救助与打捞分开,大力发扬“把生的希望送给别人,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的救捞精神,朝着“人员精干、装备精良、技术精湛,在关键时刻起关键作用”的奋斗目标阔步前进。新组建的中国救助履行海上人命救助等职责,下设北海、东海、南海三个救助局和北海第一、东海第一、东海第二、南海第一4个救助飞行队。中国打捞承担着国家指定的应急抢险打捞任务,由烟台、上海、广州三个打捞局以及中国海洋工程服务公司、香港华德公司组成。关口前移、站点加密、动态待命、随时出击。根据新的海上救助值班制度,交通运输部救捞系统所有待命船舶开赴指定海域,执行动态待命,抵达救助现场的时间比以前缩短一半以上。目前大、中、小并进,远、中、近结合,各类救助船舶75艘,海上值班待命点近80个。4个海上救助飞行队,11个飞行救助基地,21架专业救助航空器,极大地丰富了海上人命救助的手段,空中救助



范围覆盖渤海湾、长江口、台湾海峡、琼州海峡等重点水域。北起鸭绿江口,南至西沙间的海上救助基地达21个,依托各救助局和基地建立的18支应急反应救助队(或分队)与海上待命船舶、空中救助飞机遥相呼应,一个海陆空有机结合的立体救助体系已经初步形成。随着“华天龙”、“德瀛”等一批现代化大起重能力应急抢险打捞装备的建造和引进,救捞队伍初步形成了救助队伍、打捞队伍、飞行队伍“三位一体”的队伍建制;能够承担人命救助、财产救助、环境救助“三位一体”的岗位职责;具备了空中立体救助、水面快速反应、水下潜水救助与打捞“三位一体”的综合能力。

中国当代救助与打捞,历经六十年的风风雨雨,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造就了一个“舍己为人”的英雄群体。关于救捞队伍的纪实报道、文化宣传手册、论文集、专业刊物比较多,回忆录、人物传记比较少,宣传这个英雄群体的纯文学的作品更是凤毛麟角。何延柏同志的这部中篇小说通过一次海难救助,展现了北海救助局英雄群体的形象,救助场面扣人心弦、人物典型骨肉丰满、矛盾及感情纠葛的发展入情入理;通过应急队员的训练、船员生活、爱情纠葛,揭示了“平凡与不平凡”的辩证关系;通过一个个平凡人在关键时刻的英雄作为,诠释了救捞精神;通过救助遇险人员,拯救具有心理障碍的遇难者亲属的灵魂,救助的意义得到了升华。

救助是水上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托起的是一个个身临绝境的鲜活的生命。何延柏同志是长期战斗在救捞一线的救捞人,难能可贵的是他能够用耳闻目睹的救助案例塑造一群典型人物

形象,通过一部感情真挚的小说,表达对救捞事业的热爱、对救捞人的热爱。作者是我们救捞单位第一位用小说这种纯文学的方式来歌颂“以人为本、珍视生命、构建和谐”的主旋律。希望读者有缘“一睹为快”。

宋家慧

2010年12月31日于北京



天空繁星渐隐去，东方已露鱼肚白。入冬的时节，鬼吡牙的时辰，芝罘市东海岸海边更让人感到清冷。岸边的景物、海水的浪花，近看或许能够感觉得到风吹树摇水涌动，远看却像是逆光照出的影像，像是凝滞了的投影造型。远眺东方，海天相连之处，仍然是暗青色的，似乎清冷的晨风就是从那暗青色中驾着碎浪徐徐吹来。安屹然和往常一样，穿了一身蓝色休闲运动服，呵着热气，搓了搓手，沿着环海的路迎着即将日出的方向慢跑了起来，目光尽眼力所及地搜寻着一个他渴望见到的身影——望海仙女。

那是一位个子高挑的、身穿带着白狐领子的灰白色羊绒大衣、头戴黑白相间的宽松线帽子、脚蹬乳白色长筒靴，可谓是银装素裹的女画家。安屹然第一次在晨曦中远远见到她时，脑海里浮现的是出塞的昭君、和亲的文成、戍边的木兰、盼夫的孟姜、踏浪的洛神、护航的妈祖。那人仙难辨的侧影，令安屹然魂牵梦绕、久久不能释怀，思来想去、几经细细品味，在心中默默地给她命名为望海仙女。

她真的像是一位仙女时隐时现。安屹然盼望着能够再次见到她的时候，她几天没有出现，让他猴儿急，有点儿望眼欲穿的感觉；安屹然觉得没有了希望再见到她的时候，她拿着画笔，对



着画板，沉思着，和挤出海面露出半个笑脸偷窥她的红日，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经常是安屹然跑步回来，她就神秘地消失，无影无踪，让人充满无限遐想。每次不期而遇，安屹然的白色运动鞋，交替速度都会变得放缓些，来把如梦如幻的感觉延长；每次企而不遇，安屹然的白色运动鞋，都会在那个她站过的地方，踌躇着、徘徊着、惜别她踩过的那片海沙。

天亮的速度总是让有心欣赏日出的人猝不及防。须臾，暗青色的背后映射出万道霞光，接着太阳憋红了脸从海平面挤出头来，再就泛着黄红色的光芒努力上进，像是被海面粘住了，抻得变长、拉成葫芦状、然后一跃跳了起来，暗青色的海面随之也变成了涟漪洪波。远远望去，她在！白色运动鞋砰砰、砰砰，跟上了安屹然心跳的节奏；一百米、五十米、三十米，心跳在加速，脚步在放缓，脚步的节奏变成了心跳节奏的一半；二十米、十米、五米，几近是太空步，心跳却像是跑百米冲刺。安屹然深呼吸，尽量不让脚步错乱，瞳眸的余光却是不受自己意识的控制，恨不能把眼球儿斜着抛甩了出去，去将那仙女看个明白，再回来向自己的大脑汇报。

两天没见，她这是怎么了？为什么今天没有戴那黑白相间的线帽子，而变成了蓬乱的散发？难道她是睡眼惺忪地来到海边等待什么？据说女人最为性感的时候算是不施粉黛、睡眼惺忪、穿着睡衣从卧室里走出来在昏暗的灯光下伸懒腰的时候。安屹然胡思乱想着，却不敢停下脚步。他从来没有和她打过招呼，她也好像从来没有意识到安屹然的暗暗关注。五米、十米，安屹然的白色运动鞋在前面不情愿地渐去渐远，心思却在她守望日出的地方往返流连。他今天是下定决心想和她打个招呼的，哪怕是仔仔细细地看个正脸儿，也好在晚上孤独寂寞的时候，让意识

信马由缰编排些个温馨来安慰自己。可是到了“仙女”身边，余光里看见她那专注望海的样子，安屹然又退却了。人的意识里总是存在一对互相对立的自己，“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胜利的一方才能支配躯体的动作。跑开去吧，虽然依依不舍，一个美好的憧憬与其被冷漠“拍在沙滩上”，还不如“雾里看花、水中望月”来得美好。安屹然想着、跑着，好像没有了脚跟儿，心里酸酸的，似乎今日跑开了，就是永别。

“啊——”歇斯底里的女人尖叫声在这寂静的晨曦中乍然响起，的确有点浦公描绘的“聊斋”气氛，着实令安屹然打了一个寒颤，他急忙站住，稳了稳神儿，转身看那位“仙女”，远远的就见她像是着了魔似的，用握匕首的姿势握着画笔，猛的在画板上涂抹了几下，像是要从画纸上和意识里同时抹去什么，像是要把素描纸和画板都剖开来寻找“白蚁”。接着就见她把画笔撇在一边，双手死命地揪抓自己的头发。远远的，看不清她的表情，像是隔着薄纱目睹女巫祭天。安屹然感到茫然，心中却又是窃喜交加，正应了一句俗语“想吃冰老天就给下雹子”，他暗自庆幸上苍赐予了自己接触望海仙女的机会，不容再细想什么，快步跑了回来，相距七八米远停下，又怯怯地凑近几步，轻轻地问：“仙……姑娘，你怎么啦？”

“仙女”闻声脖子僵硬着瑟瑟转过身来正对着安屹然，无助、惊恐、难耐、陌生组成了她呆滞的表情。看到“仙女”的脸，安屹然又打了个寒颤。就见她双眉紧锁、眼窝儿深陷、目无光泽、牙关紧咬、没有化妆的面颊和嘴唇不带丁点儿血色，脖子挺挺的，下巴微微抖动……

好在她没有出现斜视和口吐白沫儿，否则安屹然一定会怀疑她正在发作癫痫病。这可是安屹然第一次仔细看清她的脸，和

心目中的定位大相径庭。

她是精神病患者？是瘾君子？是通灵仙姑？安屹然的脑子急转着，脑海里却是一片空白，以往的倾心爱慕都化作了乌有，他想逃跑却又被一种神秘力量吸引着抬不起腿来。

“别过来！别过来！”

“仙女”左手向后脑拽着自己的头发，撤回右手捂着双腿向内弯曲夹住的大衣的衣襟，所有的力气都用在了呐喊上，体似筛糠，好像是把安屹然当成了海上冒出来的索命无常。

安屹然逃也不是，走进也不是，首鼠两端，尴尬地举起双手在胸前、手心向外微微晃动，重复着一句话：“不过去，不过去。”

相持良久，终于她瘫倒在冰凉的沙滩上。灰白色的羊绒大衣下摆处露出黑色紧身裤，和乳白色长筒靴形成鲜明的对比，两条修长的美腿相叠着，右手始终压住大衣的衣襟，蓬乱的头发枕在左臂上挡住了脸，蜷缩侧卧成了一个睡美人儿。

“别害怕，别害怕，我是好人，我是好人，北海救助局的。”

见她瘫倒，安屹然放弃了一切杂念，抢步上前，单膝跪下。一股尿骚味扑鼻而来。安屹然顾不得那么多，搬她肩膀，用左臂拢住她的后脑勺，想用右手掐她的人中穴，但见她尚有意识和呼吸，于是左手顺势抓住她的左肘。“仙女”颤巍巍抬起右手来拨，安屹然又出右手用力抓住她的右手腕。一是他不想被她抓伤，二是他觉得力量可以让她镇定。

伊矇矇似乎被“我是好人”这句情急之下蹦出的无法考证的话稳住了些，枕在安屹然的臂湾儿里平和了很多，只是浑身仍然瑟瑟发抖，手腕冰凉。

安屹然扶着伊矇矇慢慢坐起，细端详，除了消瘦，她真的还算美丽，眉梢儿稍稍有点儿吊，单凤眼稍稍有点儿内陷，上嘴唇稍

稍有点儿外翻，瘦俏的脸上能够看出颧骨和上颌骨的轮廓，眼睫毛长长的，忽闪着遮挡着惊魂未定的瞳眸，稀疏的小雀斑正在渐渐地从刚才和没有血色的脸强烈的对比中变得淡化，鼻子尖儿有些红晕，但不抵一滴清鼻涕浸淹着的人中沟儿红色冷艳。安屹然觉得似曾相识，急速在记忆里搜寻，才意识到她有点像某当红大牌港星。

看到怀中“仙女”弱不禁风甚至是瘦骨嶙峋的样子，安屹然从刚才想逃之夭夭变得动起恻隐之心来了：“姑娘，你这是病了，受了什么惊吓，我送你去芝罘医院吧！”

“不，不用，麻烦您扶我到航安宾馆吧，过一会儿就好了”伊矇矇惨淡地笑了笑，眼角的一滴浊泪溢出，比鼻尖儿下人中沟儿里的清鼻涕还浑浊。

安屹然左手扶着瑟瑟发抖的伊矇矇，右边肩手并用带着画板和支架，好在航安宾馆就在坡上不远。

宾馆大厅打更的服务生用异样的眼光看了看相拥着进来上楼的伊矇矇和安屹然，吐了一下舌头，低头继续摆弄他的电玩。伊矇矇哆嗦着用钥匙牌开了房间的门，插上钥匙牌，按亮了厅灯。安屹然将画板架子靠在墙上，感觉伊矇矇仍然拿自己的手臂当拐杖，于是扶着她坐到沙发里，又走过去拉开了窗帘，屋里还是有些暗，空气也不好。四下环顾，厅里很乱，桌上凌乱地叠放着几幅油画作品，上边的一张画的是倾覆的船，浪花是灰黑色的，太阳或许还没有升起，或许刚刚出海平面却隐在黑云的后面，使得云缝里露出些许青紫色的光来，像是《聊斋》里的鬼火；地毯和墙角边处，斜躺着一幅素描画，和画板上的相仿，同样是黑色的海，暗淡的天，闪电霹雳裂穿了天和海，卷起的浪花更像是张牙舞爪的鬼魂，使人联想到夜叉踏海出巡；卧室的门半开

着，借着昏暗的光可以看到，没有叠起的被子上有一只棉拖鞋，地毯上有一个满是褶皱的枕头。

安屹然看罢心头一振，暗想：这是一个如何在痛苦之中挣扎着的女人啊！

“你要不要躺一会儿？有没有药？我给你喊服务员拾掇拾掇房间？”安屹然试探着问，他想把伊矇矇移交给别人，孤男寡女的，她又是病态，自己还是应该赶紧脱身。

伊矇矇一手支撑着沙发扶手站起，脱下大衣又坐下，把大衣捋到大腿上，伸出两只“芦柴棒”一样的手的中指，用手指肚儿揉了几下眼窝儿，欠屁股伸手从茶几上的纸巾盒里抽出两张纸巾捂在鼻子上擤了擤鼻涕，撇在茶几旁边装了半篓涂满黑色的废纸的纸篓里，抬右腿压在左膝上，双手把大衣往大腿下掖了掖，左手手心朝上虚握，左肘垫在沙发扶手上，身子稍微向左倾斜，右手麻利地从茶几上拿过香烟、弹出一支、叼在嘴上、点燃，目光呆滞地透过缭绕的烟雾看着电视机旁边的油画儿，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安屹然说：“你走吧，我都习惯了，整整十年了，每年煎熬过这几天就没事了，嗨！阴魂不散啊！”说着使劲儿吸了下鼻涕，浅灰色羊绒衫的低圆领露出锁骨窝儿和脖子上的青筋，似乎还有两处暗紫色的伤痕血痂儿。

“1124 海难?!”安屹然脱口而出。

十年前的今天，超载的“大舜轮”客滚船由烟台驶往大连途中，由于气候恶劣，在大风浪中调头，造成货车移位碰撞、燃料外泄，在碰撞火花作用下，货仓失火，自救灭火措施失当，导致主机失灵，最终在附近海域翻沉，船上 282 名无辜的生命罹难。那时安屹然还应该算是救捞队伍的新兵，他参加了这次悲惨壮烈的打捞工程。挤满了遇难者的沉船廊道，摆在甲板上的整排的面

目说不清是恐慌还是狰狞的尸体，水中漂浮着的杂物和隐隐约约随着涌浪起伏的手臂，呼天喊地、悲痛欲绝、几经抢救才保住性命的遇难者家属的身影，很长时间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眼前的骨感美女是人还是鬼？这下轮到安屹然瑟瑟发抖了。

听到“1124 海难”，伊矇矇一惊，像是失去了魂魄刚刚回来，目光犀利地在安屹然的脸上寻找着什么。“你知道那次翻船？”声音有些嘶哑甚至干瘪。

“我……我……我是救捞局的，那……那是我参加工作后……后第一次……第一次遇到特大海难……打捞，惨不忍睹……”安屹然说着说着戛然而止，他发现伊矇矇的面部表情在变化，由麻木呆滞变得愤怒恶毒，就见她杏眼圆睁、双眉倒竖，脸上似乎有青筋时隐时现，就连小雀斑也活跃了起来，夹着香烟的手和垫在沙发扶手上的手肘同时激烈地抖动着。在安屹然看来，眼前的已经不是什么仙女，而是“梅超风”，她夹香烟的手分明是“九阴白骨爪”。安屹然想逃，腿脚越发不听使唤。他怀疑自己是在梦中，其实这一切都是幻觉，自己心仪的仙女仍然在海边画日出，一切都是梦、都是梦，他想抬起手来咬一下手指头看疼不疼，手也抬不起来。真的是魔梦？自己难道是躺在自家的床上醒不过来？安屹然希望有人来拉自己一把，希望从梦中惊醒过来。

“还不走？！”伊矇矇冷冷地甩出一句像是巫师驱鬼的话，把刚抽了几口的香烟使劲捻灭在烟灰缸里。

安屹然第一次这样感到毛骨悚然，他多次潜水打捞遇难者尸体甚至是残骸，都没有这样害怕过。联想到她刚才身上的狐骚味儿，没有体温的手、没有血色的脸，太阳一出来就痛苦难耐的表情，他又怀疑自己真的遇到了女鬼或者狐妖，他后悔自己鬼使

神差地扶着人家进了这阴森恐怖的屋子，不！也许这一切都是坟地变化出来的！他不敢转身，怕她的利爪从后边袭来。

“救捞局！大舜轮翻船的时候你们救了几个？我的至亲到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是你们让我人不人、鬼不鬼的苟延残喘！我恨你们！”伊矇矇歇斯底里地摇头呐喊。

安屹然无语。

“识趣点，立即从我面前消失！”伊矇矇发泄着，见眼前自称救捞人的安屹然怯怯诺诺的样子，下了逐客令。

安屹然听出了点儿端倪：是她的亲人在那次海难中失踪了，她的所有举动是“思念和痛苦”的外现，她对自认为“1124 海难”的救助不利一直耿耿于怀。她是人，一个令人同情的心灵受到过严重创伤的人，她不是女鬼，更不是狐妖。安屹然回过了神儿来，反而觉得伊矇矇很值得同情了。

安屹然干咳了一声：“没事儿我就先走了，希望你有时间去了解了解我们北海救助局，过去的该放下就放下吧，我叫安屹然，到应急队能找到我。”安屹然意识到眼前的是美女而非鬼狐，同时也感觉到了她对救捞人的仇视，以前在背后作白日梦时的暗中编排看来还抵不上肥皂泡实际了，同时觉得解释不会有丝毫意义，如果她能去深入了解一下现在的北海救助局，自然会改变对救捞人的看法，于是想转身离开。

伊矇矇倏地把右腿放下，双手快速摸大衣的袄兜儿：“等等，我的手机呢？”

刚捂住的尿骚味又挥发了出来，伊矇矇赶忙又把大衣盖严实。

安屹然双手摊开，耸了一下肩膀，表示自己并没有发现她的什么手机，随即掏出自己的手机递了过去。伊矇矇接过安屹然